



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李元宗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筆重刊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詩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雀臺一首

任彦昇出郡傳舍吳范僕射首

贈答

王仲宣贈蔡子篤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

阮嗣宗

滅榮緒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

齊辟為掾後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卒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

曰鑑孤鴻號外野朔鳥鳴比林黃雅曰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荷

靡情歡愛卒載不相忘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濱見南都賦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萇傾城迷下蔡詩傳曰婉孌少好兒于虛賦曰扶輿荷靡傾城迷下蔡

容好結中腸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嗎然一笑惑陽城迷

蔡感激生憂思諉草樹蘭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

陽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間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諉草言樹之昔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曰復口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女

何金石交一日更離傷沈約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色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維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

諺曰桃李不言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沈約曰風吹飛言下自成蹊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善

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憔悴班固答賓戲曰朝為榮華夕

為憔悴山海經曰季女之山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下為荆杞郭漢曰杞枸杞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沈約曰榮

疑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沈約曰歲暮風霜之

亦當然楚辭曰秋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堅也毛詩

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

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既而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兒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弃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齊惡而得拂拋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所甚多矣臣之得幸於王畢褻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矣

灼灼有輝光

毛詩曰桃之夭灼灼其華

悅懌若九春

馨折似秋霜

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

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馨折

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

神女賦曰陳嘉

辭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

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

廣雅曰願為雙宿夜也

願為雙

飛鳥比翼共翱翔

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飛鳥自名為鴛鴦

丹青著明誓

求世不相忘

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弛是以雙女不弊席雙男不弊輿

龍陽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求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求代非止耻會一時故記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權丹青不渝故以方誓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

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

春秋非有託言魯焉

常保

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沉寔之與貧貴之與賤易

至平善自鄭玄禮記 清露被皇蘭凝葉集野草 迅疾也楚辭

注曰記止也 兮斯露漸凝霜已見上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

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 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松柏

翳崗岑飛鳥鳴相過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感懷辛

酸然毒常苦多 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李

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 豈復歎咨嗟 沈約

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

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相印也云二

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賂禍故冒而

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栢岡岑丘墓所在也占有皆

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

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之士夫何異哉故因此望

山阿而發此句明但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

既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逆天怨毒求生蘇子

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冲

詠史詩漢書東方朔曰漢興云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

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開秋北涼氣蟋蟀鳴牀帷 開秋秋初開也楚辭曰開春

侯秋吟毛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古詩曰感

月蟋蟀入我牀下 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物懷所思

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善 微風吹羅袂明月耀

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辭孔叢子孔子歌曰中

車命駕將適唐都 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 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素蓮輕薄兒誤
之孝孫劉嘉字
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漢成帝趙后
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
於二帝也善曰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
娛樂未終

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溢盡資

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蒞歸

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

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

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速耳今王動欲成

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

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軒距阡陌子母相拘繫五

色曜朝日嘉賓四百會

軒當為吟宋袁太玄經注曰吟界也說文曰畦井田間陌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

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膏火自煎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

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沈約曰當東

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軒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膳已乃亦坐

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與累赤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

自覆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疎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碯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

能治官敢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

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下有首陽祠一所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沈約

齊尚不食周粟况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
平殷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
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
策傳曰無蟲曰嘉林
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
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
良辰也風霜交至凋瘵非一玄雲
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曰
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
鴈飛南征鷓鴣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歌也芬芳
日鴈邕邕而南遊又曰恐鷓鴣
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
心沈約曰致此彫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
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
音商鄭玄曰秋
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
學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上之

被褐懷珠王顏閔相與期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
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

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王曰野
也顏回已見幽通賦史記曰閔損字子騫開軒臨四野

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方言曰冢大者
為丘王逸楚辭

自蚩沈約曰自我以前祖謝者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
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天梁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
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

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毛詩曰率
辭曰莽茫茫之無涯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鷓

火中日月正相望

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齊乎對曰夏之九月十月十月之交

乎鷄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十月之交

書曰惟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尚朔風

厲嚴寒陰氣下微霜

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屬猛也曾子曰陰氣騰則凝為

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

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小人計

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

沈約曰豈惜終憔悴

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

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洗望多懷兼

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

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

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葬君韓

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

毛詩箋曰炎熱氣也

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

孫卿子曰

志厲清雲楚辭曰

載雲旗之逶迤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孫卿子曰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徘徊空堂上怛莫我知

毛詩曰勞心怛怛楚辭曰國無人兮莫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我知

言四時代移日月遞

已知恐被譏邪橫遭擯斥

故云願卒歡好不見為別

灼灼西墮日餘光照我衣

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頹

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

韓子曰鳥有周周

欲飲於河則必顧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飲不足者

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印印

距虛比為印印距虛鬪其車即有難印印

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鑿郭璞曰鑿音厥

如何當路子

馨折忘所歸豈為夸譽名

沈約曰天寒即

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

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為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

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晉晏之切

可復許乎

基母遂曰當仕路也馨折已見上文呂氏春

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

為其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

名今寧與鸛鳥雀翔不隨黃鸝飛黃鸝遊四海中路將安

歸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已之短翮不隨燕雀為侶而

獨坐空堂止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求路不見行車馬登

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

思親友晤言用自寫毛詩曰彼黃鸝可與晤對也

比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声比

荒淫音亡國之音也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沉捷徑從狹路僂僂趣

輕薄之輩隨俗浮沉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淫

沉與時 烏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

我心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馬

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辭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

懷以慰其心毛詩曰仲山父永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曰湛湛江臯蘭被徑路

青驪逝駸駸臯蘭已見上文楚辭曰青驪結駸齊千乘

驟貌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

荒淫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

誰能禁賦曰妾旦朱華振芙蓉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

戰國策曰劇辛諫楚王曰鄧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咏白杜仰插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

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左以其頭為的
畫遊茂樹夕調酸醜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
南遊高陵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勿
妾右擁雙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
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
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
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
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
澠池之塞內投已澠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
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為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
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後有是也茹谿谿流所沃者美好
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
也

秋懷一首 五言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平生已見上文如何棄苦心

矧復值秋晏古詩曰晨風懷苦心皎皎天月明弈弈河

宿爛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蕭瑟金風

蟬寒唳度雲雁楚辭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寒商動清閨孤

燈暖幽幔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蕭蕭而害之百草耿

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楚辭曰獨耿介而不夷險難豫

謀倚伏昧前筭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

夷除鴟冠子曰禍兮福之所伏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通達

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長卿諱曰長卿慢世越禮

自放犢鼻君市不耻其狀託疾避患賤比卿相乃至仕

莫尚然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官偃謂偃仰不仕也范

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
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不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
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

命觴朋來當染翰秋興賦序曰染翰高臺驟登踐清淺

時陵亂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頽魄不再圓傾義無兩旦魄月魄也義義

髮歡無貽白首歎阮籍詠懷詩曰玄髮發朱顏因歌遂

成賦聊用布親串爾雅曰串習也古患切

臨終詩一首五言

歐陽堅石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勃海人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

之為征西掾亂關中每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乎倫篡立勸淮南王允

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蠻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

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苟懷四方志所在可

遊盤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况乃遭屯蹇顛沛遇

災患平聲周易曰屯如遭屯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

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周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

不得聞君之出敢問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也

咨余冲且暗抱責守微官孔安國尚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

若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福無有惡有人災救救上

無端方言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絃網按足

不獲安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

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絃維也

朝日

欲行者擬松柏隆冬悴然後知歲寒孫卿子曰松柏經足而後凋松栢隆冬悴然後知歲寒淮南子曰何曰歲寒然後知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淮南子曰太行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平聲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負也方言曰負云慈母怒子折髮以笞之下顧所憐女惻惻中心酸鄭玄毛詩箋二子棄若遺念皆違凶殘詩曰將安將樂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薛君韓詩章句棄余如遺薛君韓詩章句循連環周則復始也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文子者中黃子曰色有五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荏蘭瓊曰荏蘭涕泣關于荏與洟同

哀傷

幽憤詩首

四言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

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愁寂夜

嗟余薄祐少遭不造

蔡邕書曰邕薄祐早喪二親毛詩曰

不造言家

哀亮靡識越在緜緜

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

道未成也

越在地境淮南子曰成

玉幼在緜緜之中張華傳物志曰緜緜縷為之廣八寸長

于兄鞠育有慈無威

穆氏譜曰康兄喜字公

衣李奇曰緜

恃愛肆姐不訓不師

賈

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

愛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希

託好

古任其所尚

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名崇

老莊賤物貴身

稽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准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審則尊天

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志

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蹠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

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志也

曰余不敏好善聞人

謂與呂安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

之左傳曰吳公子朴來聘見叔孫子玉楚大夫也左氏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

子玉之敗屢增惟塵

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

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文飲之酒為尚幼後至不

塵真真鄭玄曰喻大夫進幸小人適自作憂患也

舍弘藏垢懷恥

周易曰舍弘光大人適自作憂患也

大人

杜預曰忍垢取也

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

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惟此褊心顯明滅否

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譴辭也毛詩曰惟是

若創痛

言曰但痛也說文曰痛癢也漢書音義曰以杖

毆擊人刺其皮膚起

欲寡其過謗議沸騰

王使人於孔

昔斬柳惠今愧孫登

柳下惠已見西征賦魏氏春秋曰

宿心外惡良朋

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

每有良朋

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漢書曰谷口有鄭子

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誦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眾曰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無營淮南子曰古人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楊雄室次子不淑嬰累多虞毛萇詩傳云儋石之儲猶晏如也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踈毛詩曰之子不淑云如之何

理弊患結卒致囹圄 杜預左氏傳曰弊壞也禮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所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已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曰訊者三日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繫拘執也鄙俚也訊問 **實耻訟免時不我與** 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也亦不以文害意也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 毛萇詩傳曰沮免或為寃非也

澡身滄浪豈去能補 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 **嗚嗚** 雁之也劉歆答父書曰誠思拾遺真以云補 **嗚嗚** 雁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 毛詩曰離離鳴鴈有鳴嗚秋南而不失時 **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毛詩曰嗟文曰曾辭之 **事與願違** 遺茲淹留 兩雅曰淹留久也舒也儔等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言善莫近名 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於形也郭象曰志善惡而 **奉時恭默吝悔不生** 尚書曰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 **萬石周慎安親保榮** 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

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西四不足一獲
謹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識曰曾子
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世務紛紜祇攬予情漢書曰
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
攬我心攬亂也祇適也安樂必誠乃終利貞家語金
樂必警戒也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煌煌靈芝一年三
秀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辭曰采予獨何為有志
不就楚辭曰云有志而無懲難思復心焉內疚九錫文
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庶勗將來無馨無臭爾雅曰
既來我心求疚疚病也庶勗將來無馨無臭爾雅曰
毛詩曰上天之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操許由曰散髮優
載無聲無臭不懼也范曄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詩社篤連
遊所以安已不懼也散髮絕世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詩社篤連
後漢書曰袁閔散髮絕世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詩社篤連
離光明之顯長吟求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
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日期頤

鄭玄曰頤
相養也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
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

為文外傍情斯言當矣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古詩曰憐借問

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

路塵妾若濁水泥漢書民歌曰涇水浮沉各異勢會合

何時諧爾雅曰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古詩曰從風

莫不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

七哀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

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

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遘與構同古字通也道經曰

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復棄中國去

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

遠身適荆蠻荆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蠢爾荆蠻也親戚對我

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

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言迴顧雖聞其

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

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

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此婦人之辭也驅馬棄之去不

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悟彼下

泉人喟然傷心肝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父滯滯國語曰底著滯滯方舟溯大

江日暮愁我心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山崗有

餘暎巖阿增重陰通俗文曰暎曰暎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皆言不亡之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流波激清響

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衿楚辭曰擊迅風

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漢書

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韓子曰師涓靜坐撫琴史記

思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日

七哀詩二首五言

見上文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子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佐郎稍遷

領著作遷稱疾抽 晉告歸卒於家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 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

相次之兒 借問誰家墳 晉書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

陵鬱無膺 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

曰膺膺也 季世喪亂起 賊盜如豺虎 左氏傳曰叔向曰齊

未也豺虎已見上文 毀壤過一杯 便房啓幽戶 喻少

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陵一 珠押離玉體 珎

寶見剽虜 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

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鐘甲連以

金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劫人也又

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 園寢化為墟 周墉無遺堵 漢書

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又曰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

而為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 蒙籠荆棘生 蹊逕登童

詩傳曰一文為板五板為墉 豎狐兔窟其中 蕪穢不復掃

注掃蕪 頽隴並墜發萌 棘營農圃 蒼頡篇曰墜耕也毛

老切 頽隴並墜發萌 棘營農圃 詩曰駮發爾私鄭玄

曰駮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 昔為萬乘

君今為丘山土 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

曰吾死也有 感彼雍門言 悽愴哀往古 栢子新論曰雍

一棺之土 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冗其中

推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

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 喟然嘆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

口涼風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陽鳥春鳥也禮記曰

蕭瑟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楚辭曰蟬寂寞而無聲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春秋

則草木落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朱光日也楚辭曰

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顧望

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

無所見惟覩松栢陰松栢丘墓已見上文肅肅高桐枝翩翩栖孤

禽禮記曰草木皆肅鄭玄曰肅謂枝葉縮栗也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通

謂之蜻蛚蟋蟀吟已見上文注章句曰蟋蟀虫名俗哀

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秦嘉答婦詩曰哀人易感傷丘隴日已遠纏

綿彌思深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憂來令髮蒼

誰云愁可任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徘徊向

長風淚下霑衣衿楚辭曰颺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

悼亡詩三首五言風俗通曰慎終悼

潘安仁

荏苒久春謝寒暑易流易荏苒猶漸也冉冉歲月流貌

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之子謂妻也毛詩曰

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神女賦曰情獨

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毛詩曰

惟屏無髮髯翰墨有餘跡廣雅

樹說文曰歷過也

帳也聲類作幃說文曰彷彿相似見流芳未及歇遺挂

猶在壁洛神賦曰步衛薄而悵恍如或存周遑仲驚惕

王逸楚辭注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曹植善哉行曰

中路析爾雅曰東方有比春風緣隙來晨雷承檐滴說

有時衰壯缶猶可擊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微幸也庶幾

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惠子

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

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

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歌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乎不通

止手故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室南端室南端正門清商應秋至溽暑

隨節闌秋風為商已見上文禮記曰季夏上潤溽暑溽

凜涼風井始覺夏衾單古詩曰涼歲云暮毛豈曰無

重纊誰與同歲寒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歲寒無

與同朗月何朧朧毛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展轉眄枕

席長簾竟牀空見上文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莊子

尤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獨無李氏靈髮髻觀爾

容相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

人之狀還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曾漢書公孫攬曰累

行曰延頸長歎息魏文帝雷習安能已悲懷從中起

史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魏寢與目存形遺音猶在耳

武帝短歌行曰憂從中來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揚備傷天賦曰悲體貌之潛翳兮目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東門子曰魏有子而不憂莊子蒙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尚言曰詩人放云蒙莊子

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魚豢典略趙岐卒紀猶錄也

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閉君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

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

厲毛詩曰秋曰淒淒又曰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左氏傳厲冬曰烈烈飄風發發

念此如昨日誰能已婦曰已不能庶其仇儷社頊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我緬矣

卒歲蒼頡篇曰昨曷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改服從朝政衷心寄私制

茵幃張故房朔望臨爾祭鄭玄禮記注曰茵幃也爾祭

詐幾時朔望忽復盡衣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爾雅曰引陳也

豐豐暮月周戚戚彌相愍楚辭曰時豐豐而過中悲懷

感物來泣涕應情噴感物已見上文毛詩曰涕既噴之駕言陟東阜望

墳思紆軫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楚辭曰徘徊墟墓間欲

去復不忍禮記周凱曰墟墓之間徘徊不忍去徙倚步

踟躕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落葉委埏側枯荄帶墳隅

聲類曰埏墓遂也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曹子建贈詩曰孤魂獨煢煢不遑寐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揮涕已見

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毛詩曰誰謂宋遠莊子曰
文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
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
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五言 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未之番而高祖崩

廬陵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屬少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諂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為庶人徙新安郡羨之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謝靈運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越絕書曰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

殺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
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
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豁谷楚辭曰還顧高立泣
如灑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
卷言

今懷泛廣川灑淚眺連岡

史記

懷君子沉痛結中腸

毛詩曰眷言顧之阮籍道消結憤

瀟運開申悲涼

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

邢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綴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

不忘

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徂謝易求父松栢森已行

尚書曰帝乃徂落毛詩曰我行求父曹植寡婦詩曰高墳

鬱芳藹巍松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

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襲晉帶

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來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願反見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解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劔竟何及撫墳徒自傷解劔已見上注潘岳虞茂春誄曰煇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兮仰

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若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

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劔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桓子新論曰漢高祖建

立鴻基俾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理感深

情慟定非識所將言已往日疑彼三人迨乎今辰已亦復耳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

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間以名玄必勝我識減

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有餘者粲曰功名局之所契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

之所獨齊我以能復子等為貴未能脆促良可哀天枉齊子所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

特兼常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一隨往化滅安用

空名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舉聲泣已灑長歎不

成章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拜陵廟作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漢義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

帝崩後諸侯始有謂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已來每正月輿駕

必謁初寧頽延年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周書曰各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主蒼書曰今

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哀敬隆祖廟崇

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樹加園塋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逮事休命始

投迹階王庭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

往投迹者衆周易陪厠迴天顧朝讌流聖情毛詩曰不

無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

輕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為重也達官

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也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

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者憂

班固西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

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

老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

人道勅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濟汲汲學學者四子講德

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權春秋孔演圖曰恩合非漸漬

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恩合非漸漬

榮會在逢迎策曰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

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東紳入西寢伏軫出東垆紳

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西寢廟在衣冠終冥

西也莊子曰宣屋伏軫而嘆東垆陵所在也衣冠終冥

漢陵邑轉葱青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

月一遊衣冠吊魏武文曰悼總帳之冥

漢漢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景帝松風遵路急山

作壽陵起邑南都賦曰章陵鬱鬱以青葱松風遵路急山

烟冒龍生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

聲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

曲以為歌聲也然此言人萬紀載絃吹千載託旒旌

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元帝自度曲放歌應劭曰持新

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

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未殊帝世

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未殊帝世

遠已同淪化萌言帝澤被天下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

萌也幼壯困孤介未暮謝幽貞漢書音義臣贊曰介特

也周易曰幽人貞吉發

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以車之行喻已之仕也發軌弱

收遐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亦夷易易

遵也歸軫暮年也楚辭曰觀軌丘兮崎傾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

五言集曰謝諮議
環魏志曰建安十
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
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脯上
脯脯之屬月朝十五日朝向張作伎
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臺田

謝玄暉

總帷飄井幹樽酒若平生

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
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淮

南子曰大溝架與宮室有雜穰井幹許慎曰皆屋構
筋也司禹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鬱

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不致指斥故芳襟染淚迹嬋媛

空復情楚辭云心嬋媛而傷懷
兮王逸曰嬋媛牽引也玉座猶寂漠况迺妾身

輕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坐玉床鄭玄曰坐玉
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劉瓛梁典曰
天監二年僕射范

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甲生
忽為壽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
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後來轉相
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彦昇

劉瓛梁典曰任昉字彥昇
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
楨不問禮亦異數女史曰式

瞻清懿毛詩曰思自多士士此王國王
國克生惟周之楨毛萇詩傳曰楨幹也一朝萬化盡猶

我故人情莊子曰若人之
記范睢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意

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
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

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
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結懽三十載生死

一交情左氏傳曰楚子使蔣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懽於
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程公曰一死一生

乃知**携手**道衰**接景**事休明衰孽齊東昏侯也休
交情書述曰携手遊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抱朴子
曰携手而遊接景而處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
不革孔安國尚書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濬
革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揚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濬
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傳揚讚曰王戎字濬冲戎為選
毅字茂彦重以清尚毅淹而通二人操異俱要職戎
以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叅自謂也梁
典曰范雲為吏部尚書又曰叅為吏部侍郎淮南子曰
臺無所鑒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鑒者玄德故為
狂生臺古握字也漢書曰**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
鄙食其人皆謂之狂生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流非余在生能揚清激濁
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提其址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
異調曹子建贈丁儀**將垂不忍別欲遣離情**言將垂
詩曰涇渭揚濁清

忍便訣欲留少選之**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言昔日將
頃以遺離曠之情也辰之意况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
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
恨**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新序孫叔敖曰篋篋之兼
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蒼頡篇曰啁調也字書曰朝亦
方舟而齊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漏心之人不怒也**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
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楚辭曰猶憤積而哀悵兮翔江
寬慰也儀禮曰有**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謂商鞅曰
疾病者齊徹瑟琴疾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壽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
五穀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贈卷上

贈蔡季篤詩首

四言晉官名曰蔡
睦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翼翼飛鸞也鸞喻子篤也楚辭曰
高翔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

我友云徂言戾舊邦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
我友散矣又曰周雖舊邦舫舟

翩翩以泝大江楚辭曰將舫舟而
下流舫與方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董仲舒土不遇賦
曰懼荒塗而難踐慨我懷慕君子所同毛詩曰慨我寤
歎封禪書曰懷

而慕也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毛詩曰悠悠南行
又曰亂離瘼矣濟岱江行

邈焉異處濟岱近兖州子篤所往江
行近荆州仲宣所居也風流雲散一別如

雨鸚鵡賦曰何今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
曰雨絕于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人生實難

願其弗與張奐與崔子書曰人
生實難所務非此瞻望遐路允企伊佇毛

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政予望之烈烈冬日肅肅

淒風毛詩曰冬曰烈烈左氏
傳申豐曰春無淒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魚馬

候也毛詩曰魚潛在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
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貌苟非

鴻鴈孰能飛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匪鴈匪
鴻鴈也雖則追

慕予思罔宣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
於德尚書曰予思曰孜孜瞻望東路慘

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毛詩曰率
彼淮浦君子信誓不遷

于時毛詩曰言笑晏
晏信誓旦旦及子同寮生死固之左氏傳曰先
蔑之使也荀

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
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何以贈行言授斯詩晏子春秋
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

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虛醢貨以匹

馬願子剋 中心孔悼涕淚漣漣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求所湛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毛詩曰君子行

贈士孫文始一首

四言三輔決錄趙岐注曰士孫孺子名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毛詩曰天降喪亂靡國不泯廣雅曰夷滅

也我既暨我友自彼京師兩雅曰暨與也毛宗守盪失越 用道違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 遷于荆

楚在漳之湄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 在漳之湄亦剋宴

處劉歆七略曰宴 和通篋墳比德車輔毛詩曰伯氏吹

既度禮義卒獲笑語儀卒度笑語交錯禮 庶茲永日無

讐厥緒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 雖曰無讐言時不我已

同心離事乃有逝止張衡怨詩曰同心 橫此

大江淹彼南汜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橫度大

惟彼南汜君子居之論語曰君子居 攸彼我心薄言慕

之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人亦有言靡日不思毛詩

曰人亦有言靡詰不愚又矧伊嫵婉胡不悽而毛詩曰

曰有懷于爾靡日不思矧伊人矣又曰人無兄晨風夕逝託與之期毛萇詩傳注曰晨

歸鳥而致詞差瞻仰王室慨其求歎毛詩曰瞻仰吳天

我思毛詩曰瞻仰吳天良人在外誰佐天官毛詩曰維此

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四國方阻俾爾歸

蕃爾之歸蕃作式下國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

也鄭玄毛詩箋曰式法無曰蠻夷罔不虔汝德賈逵國語注

慎爾所主率由嘉則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不愆不忘

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悠悠

澹澹鬱鬱彼唐林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澹

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而有作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陽東接作唐然此三縣

連延相接唐於雖則同域邈其迥深迥雅曰白駒遠志

即唐地之林也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

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哉

贈文叔良一首荆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祭集又

有贈叔良詩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為

荆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祭集又

翻翻者鴻濛彼江濱毛詩曰翻翻者難說君子于征爰聘西

鄰毛詩曰之子于臨此洪渚伊思梁岷爾往孔邈

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主老子曰積終如始則無敗事

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謀言必賢

來賢者為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

錯說中輔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延陵有依僑附是

與公孫僑子產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叔向

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先民遺跡來

世之矩毛詩曰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尚既慎爾主亦迪

知幾探情以華觀者知微華喻貌越絕書子胥曰聖視

明聽聰廢事不惟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董福荷

名胡寧不師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

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

軍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

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觀孤用視聽命於藩

離之外董揭既致命乃吉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

憂小則變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

不可與戰王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

今董竭復命曰暴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

寡荆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

甲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策

昭曰董竭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衆不

可蓋無尚我言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

梧宮致辭齊楚構患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

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者何性焉使者

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飲馬于淄澠定獲於琅邪王

與太右奔言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

為問植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實當此之時梧始成功有要在

衆思歡尚書帝曰成允成功惟人之多忌掩之實難左

傳泰伯謂公孫曰有倫有要瞻彼黑水滔滔其流尚

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江漢有卷允來厥休言彼二

而來信汝之美也言江漢之君有席卷之志信服而來

自是美非汝之功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

卷蜀漢二邦若否職汝之由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

定三秦二邦若否職汝之由之由毛詩曰邦國若否仲

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

左氏傳范宣子勅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也

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

使人也毛詩曰歷尚哉君子于異他仇左氏傳楚子木

不有初鮮克有終尚哉君子于異他仇語晉范武子之

德王曰尚矣哉能故神人杜預曰人誰不勤無厚我憂

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人誰不勤無厚我憂

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惟詩作贈敢詠在舟言為詩

生民之長勤我察自謂也惟詩作贈敢詠在舟以贈者

有在舟之義憂也同也鄧析子
曰同舟渡海中亦遇風抄患若一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昔我從元后整裝望南鄉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

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翔

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翔

翔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翔翔也四節相推斥李及風且

涼四節已見潘安仁悼士詩周易曰亦衆賓會廣衆明鏡

熇炎光辭曰蘭膏明燭華鏗錯錯與燈音義同廣雅曰

也明貌火其切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毛詩曰公庭萬

也金鬕含甘醴羽觴行無方楚辭曰瑤漿密勺實羽

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大康毛詩曰無已大四牡向路

馳歎悅誠未央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

篇名

余嬰沉痾疾羸身清漳濱禮記曰身有痾疾說文曰痾

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自夏涉冬彌曠千餘

旬揚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常恐遊岱

宗不復見故人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所

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左氏傳遺啓強曰清談同日夕

情時叙憂勤毛詩曰朝夕思便復為別辭遊車歸西隣

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若如流水哀此遂離

分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楚辭

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蔡邕誓

死不得見乎陽春勉哉脩令德北面目寵珍左氏傳曰忠為令德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毛萇詩傳曰終夜不遑寐叙

意於濡翰毛詩曰不遑寐章昭漢書注曰翰筆也明鏡曜閨

中清風淒已寒白露涂前庭甯重其關楚辭曰白露

日乃立應門爾雅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禮記曰歲

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

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略曰

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唯

津也以在藪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涕泣

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涕泣幹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

皚皚雪貌劉歆遂初賦曰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昇

色也華燈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興論立說

已見上文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興論立說

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

辭少師之任小臣信頑鹵俛安能追儀禮曰小臣正

曰臣雖頑鹵慕小雅斯于數詠之美俛安能追辭李尤東觀賦

文論語曰參也魯北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贈徐幹一首

五言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毛詩曰誰謂宋遠政予望之

掖門西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史記曰景帝居禁中

侍御不得入楚辭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毛詩白在

曰抒中情而為詩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其板屋乱

遙望西苑園風俗通曰尚書侍御也細柳夾道生方塘

含清源思玄賦曰且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翩翩楚辭曰

其上班人易感動涕下與袵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

懸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曰毛兼燭八紘內物類

無頗偏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

能燭六合耀八紘音義曰八方之綱我獨抱深感不得

與比焉

贈從弟三首

五言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

磷毛萇傳曰清徹也蘋藻生其涯華紛何擾弱來之薦宗廟可以

羞嘉客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繁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

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豈無園中葵此出深澤青園中葵

朝露待日晞爾雅曰諛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

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楚辭曰霜露惜懷而交下豈不罹凝寒松柏

有本性荀爽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鳳凰之性非竹實不

食亦喻從弟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雲豈不常勤苦羞與

黃雀羣黃必與前俗上也何時當來儀尚書曰鳳凰來儀孔安國

曰聖人受命則鳳凰至

文選卷第二十二



